

鬼子著

你猜

她说了什么

《短篇王》文丛 *nicaitashuoleshenme*

主编：
孟繁华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猜她说了什么/鬼子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3.9
(短篇王丛)

ISBN 7-5059-4392-8

I. 你… II. 鬼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1890 号

书 名	你猜她说了什么——“短篇王”文丛
作 者	鬼 子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薛燕平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天津新华印刷一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19 千字
印 张	13.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6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392-8/I·3420
定 价	22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主编微言： 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

孟繁华

“短篇王”书系的出版,是为了推动精致的写作和阅读。这一想法的萌生,源于对当下文学状况的某种担忧,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,消费性的写作作为文学主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,这一被隐形之手塑造的文学环境,不仅激发了作家的市场诉求的积极性,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培育了读者粗糙的文学趣味。这一陈述当然不止是幽怨的拒绝或简单的批判。而是说一种单一的文学消费观念已经形成,文学对精神事物的漠然和对感官领域的热衷,似乎表明文学正在逐渐退出审美领域而为快感要求所取代。只要看看近年来流行的畅销小说,对这一判断就会认为大体不谬。

短篇小说因体裁的先天“缺憾”,不可能在市场上成为“拳头产品”,但也正因为体式的要求,短篇的精致几乎是第一要义。曾经热爱过文学的人,大概都不会忘记欧·

亨利、都德、契诃夫、海明威、鲁迅、汪曾祺等作家的短篇作品。即便是“先锋”、“现代”、“后现代”的作家，也不乏短小精致的传世之作。在当下时尚的文学消费潮流中，能够挽回文学精致的写作和阅读，张扬短篇小说大概是有效的方式之一。

“短篇王”需要作一点说明，列入出版或将要列入出版的这些短篇小说作家，可以理解为是致力于短篇创作的作家；也可以理解为在当下的文学处境中，短篇可能更精致更具文学的审美意义。但并不意味尚未列入出版的短篇小说作家就不是最好的作家。这些不言而喻的问题之所以要特别提出，是因为在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轻易地引起歧义甚至非议。作如是说明，倘若有议论也应该是这个范畴之外的事情了。作为主编，这当然是一种必要的慎重。请各位看官理解才是。

目 录

为何走开 / 1
遭遇深夜 / 15
尘土飞扬 / 30
古弄 / 41
棍子 / 60
火眼 / 64
可能是谋杀 / 71
你猜她说了什么 / 88
《猴子继续捞月亮》的审稿意见 / 98
男人鲁风 / 109
九月十三日 / 125
替死者回忆 / 136
冬天的布告 / 150
妈妈和她的衣袖 / 166
学生作文 / 190
谁开的门 / 231

走进意外 / 279

瘦狗·眼睛 / 323

黄昏我撒了一泡冷尿 / 344

白竹滩·门板 / 370

黑蚁·墓地 / 395

为何走开

那个晚上的故事，本来只有秋月和雪燕两个女子，事先安排好的情节也十分简单，而且没有丝毫的惊险，她们打算先是买菜做饭，吃完饭去看一场七点十五分的电影，就是那部等死了不少中国观众的美国片：一位美国妇女背着丈夫和孩子跟外来的一位摄影师偷情。看完电影，时间是九点钟，出了电影院，再到西饼屋去，把她们早上订的蛋糕取出来。饼屋的门肯定还大开着。那是一盒有着红色奶油的蛋糕，是秋月出钱为雪燕订做的，雪燕整整二十岁了。拿回的蛋糕，就放在床前的过道上，她们的房不大，两张床各自靠墙摆着，剩下的过道，也就刚刚能放一张椅子。蛋糕就放在椅子上，你坐你的床，我坐我的床，慢慢地吃。

可是，她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，前去买菜的秋月却带回了一个人来，还提着两袋雪燕最爱吃的白切鸡和红富士苹果。

这个人叫做黄毛。

黄毛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不来找雪燕了。秋月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她没有问过雪燕，雪燕也没有告诉过她，秋月只是以为，黄毛可能是跑远门做什么生意去了。

雪燕觉得有些意外，她在厨房里悄悄地问了秋月一句，你怎么碰上他的？秋月说他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是他自己说要来的。他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呢？秋月笑了笑，她说我哪知道呢？雪燕问，那你是怎么碰着他的呢？秋月说我刚走进市场就碰到了他，他已买好东西了，说是要到我们这里来，我问他有什么喜事？他说今天是雪燕的生日呀！我说真的，他说真的，所以我就不买了。雪燕仍然有点思疑，她说，他怎么知道我的生日呢？秋月说那你就问问他吧，人家是心里边有你噢，他要是心里没你，你说他能记住今天是你的生日吗？

然而，她们谁也没有想到，刚刚吃完饭，雪燕收碗走往厨房的时候，黄毛突然将嘴巴凑到秋月的耳边。他说晚上我不走了，你到外边找个地方睡好吗？秋月没有想到黄毛会这样，可她还来不及说话，黄毛就将她拉了起来，直朝门口推去。雪燕从厨房回来的时候，秋月已被推到了门外。雪燕觉得奇怪，她说你们在干什么？黄毛回头一笑，他说没干什么，我在跟秋月商量个事。

门外的秋月便笑着告诉雪燕，他说他要在这里过夜，让我到外边找地方睡去。

雪燕一听便扑了上来。她大叫秋月别听他的。你给我回来！一边说着，一边去拉黄毛。可黄毛却从身上掏出钱包，然后刷刷刷地从里边抽出三张百元的人民币，塞进了秋月的手里。

别听她的，黄毛说，你找个店开个房去吧。说完嘭地一声把秋月关在了门外。

秋月好像还听到了雪燕大声地喊着：你别要他的钱，你把他的钱扔了你你知道吗！她说你要是真的走了，我以后不理你。然而，秋月听到的就这么两句，下边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。

屋里转眼间寂静了下来。

秋月望了望手中的三张钞票，又听了一下屋里的声响，却什么也没有听到，心里想了想里边的雪燕和黄毛，最后便下楼去了。

楼道里当时已经黑暗了下来。

秋月没有去找旅店开房，而是前往莫丽的房里。莫丽是她和雪燕的好朋友，她们是同一天到瓦城来的，不同的是，莫丽有大老板养着，出门的时候时常把她带上。三天前，她就跟着老板出远门去了，临走的时候，她把房门的钥匙给了秋

月,说是有空的时候,帮我给阳台上的那几盆花草淋些水,别让它们枯死了。

秋月莫丽的屋里可能坐了半个小时,就下楼上街去了。

她觉得那么坐着心里难受。人家莫丽有个老板,雪燕也算有个黄毛,她秋月呢?

秋月茫然地走着,最后来到了电影院的门前。

电影早已开映。秋月进去的时候,那个美国的妇女正站在镜子的前边看着自己赤裸裸的肚皮,秋月觉得那个女人的肚皮并不怎么好看。她听人说过,说那美国妇女在看自己是不是老了,看自己是不是还有女人的魅力。秋月不知道那女人的名字叫做弗朗西斯卡。外国人的名字太长,她总是记不住。而当那女人和那摄影师搂在一起的时候,她却看不下去了。她的脑子迷糊了一下,竟突然想起了雪燕和黄毛来,她想,他们一定也在忙着与此相同的事情。秋月因此闭上了眼睛。她想他们俩有多久没见面了?两个月?三个月?或许已经四个月了。

她想,今天晚上他们可是幸福死了!

秋月睁开眼睛的时候,那两个美国人还在搂抱着。她说不清那一次搂抱是最初的那一次楼抱,或是第二次第三次了?

就这么搂搂抱抱的有什么好看呢？

秋月突然感觉没有多大的意思。她没有心思再看下去。

她站起了身子，茫然地走出了电影院的大门。

街上的人流忙成一片，她胡乱地进了几个店，她很想把那三百块钱掏出来，买样什么东西，可总是掏不出来，她心里总是有点不太坦然，好像那钱不是她自己的。

就这样，秋月只好又回到了莫丽的房门前。

楼道上没有路灯，秋月走到门的时候，一个黑影在门前突然站了起来，把秋月吓了一跳。

那黑影说，秋月，是我。

秋月听出是雪燕，她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呢？把我给吓死了！

雪燕呜地就哭了起来，然后一把搂住秋月。

她说，她把黄毛给打死了。

雪燕告诉秋月，她下楼没有走远，黄毛就把她死死地搂住了。秋月心里明白，黄毛将雪燕搂住的时候，她肯定还在门外站着，不就是突然没有了声音的那一刻吗？就是那一个时候，黄毛搂住了雪燕拼命地吻。雪燕没有反对他的吻，她觉得吻没有什么，想吻你就吻吧，而且，她也吻了他。雪燕觉得，两人就那样你吻我，我吻你，还是挺好的。可她没有想到，吻完了，吻够了，那黄毛便动手解她的衣服，他说他好想。

她知道他的好想是什么意思。雪燕便推开他的手。她告诉他不行。她说我这两天正来例假。改时吧,改时我再给你好吗?黄毛却死活不肯,他缠着雪燕死也不肯放人。雪燕被缠得没有办法,最后只好给了他。事前,她再三地吩咐他小心一点!黄毛说好的,我一定小心。然而,事情发生后,黄毛便发疯了起来,最后把雪燕弄得鲜血一直地涸流不停。然而,让雪燕感到气愤的是,完事之后的黄毛却像无事一样,转眼之间,就呼呼地睡着了。雪燕独自在卫生间里大约忙了二十分钟,她把卫生间里的纸全都用光了,还是止不住鲜血。没有办法,她只好转身回到屋里,想问问黄毛怎么办?谁想那黄毛已经安然睡下了,而且像猪一样打起了呼噜。雪燕气得无法抑制,她顺手就操起了门后的一块木板,照着黄毛的脑袋就狠狠地劈了下去。雪燕听不清那是木板的响声,还是黄毛脑袋的响声,反正手里的木板已经一分为二,在黄毛的头上飞到了别的地方。雪燕看着那块被她劈断了的木板大吃了一惊。屋里的灯十分的明亮。雪燕突然发现,黄毛的呼噜声已经没有了。她蹲下去摇了摇黄毛的脑袋,黄毛的脑袋已经没有了丝毫的反应。

秋月说,你应该不给他的,你知道你不能给他你就不给,你为什么给他呢?

雪燕说,我说过我不想给的。

不想给就坚决不给,你为什么又给呢?

如果今天不是我的生日,我是不会给的。

生日又怎么样呢? 不给就是不给,生日又怎么样呢?

如果是你呢?

是我? 是我就是不给。

可人家给你买了那么多东西。

秋月没有吭声。

你知道他有多久不来找我了么?

好像好久了。

你知道为什么吗?

你没跟我说过。

上一次,他来的时候,你不在屋里,他搂着我,他让我给他一次,我说不行。想得他都给我跪了下来,可我还是不给他,我说,跪也不能给你。他一转身就出门去了,那后,他就再也不来了。

秋月又不吭声。

想起来我真的恨你。

秋月的心猛地一跳,她望了望雪燕,仍然说不出话来。

你说,你要是不走,他敢跟我乱来吗? 而且我叫过你的,我让你别走,可你就是要走,你为什么要走开呢?

秋月的心刀绞一般。

她给了你多少钱？

三百。

秋月把三百块钱掏了出来，递到雪燕的面前。

雪燕没有接。

他要是不给你这三百块钱，你说你会走开吗？

秋月低着头，不知如何回话。

你说，我现在怎么办呢？

我先送你到医院看看吧。

看完了又怎么样呢？

先到医院，完了再想别的办法吧，好吗？

你说还有什么办法呢？

看完医院，我陪你去找警察好吗？

你是说让我去自首？

你说呢？

自首了会怎么样呢？

秋月不知道，秋月没有回话。

你说，我会被枪毙吗？

不知道。

打死了人总是要偿命的，我真害怕。

雪燕的呜呜声又伤心地大了起来。

可秋月说，不去自首可能也不行。谁不知道那个房是我

们俩租的呢,逃过了今天逃不过明天,你说怎么办呢?

雪燕说你问我,我问谁呢?

秋月说,我还是先陪你到医院吧。

秋月扶着雪燕站了起来。

走在大街上的时候,雪燕突然想起了早上她们订的那一个蛋糕。她问秋月,你去看那个蛋糕吗?秋月说现在提他干什么,我们先到医院去吧。雪燕却说不,她说我想先去看看那蛋糕。一转身,雪燕就朝那家丽晶西饼屋走去。

那是一家不大的丽晶西饼屋。雪燕和秋月刚迈上门的台阶,店主就笑着脸拿来了她们的那一盒蛋糕。蛋糕上写着几个红字:“祝雪燕生日快乐”。那是用奶油写的。秋月和雪燕都没有吃过蛋糕。早上起来,秋月突然问了一声雪燕,你说我该送你什么礼物呢?雪燕说送什么送,不用。秋月说,我一定要送,为这事我都想了快一个夜晚了。那你想送我什么呢?我不知道,你想让我送你什么呢,你自己说吧。雪燕想了半天最后没有想好。后来是秋月想起了蛋糕。雪燕听后十分高兴,她说好呀,那你就送我一盒蛋糕吧。两人就跑到这里来了。

两人提着蛋糕,最后走进了一家名叫夜鸟的咖啡屋。

那是一家情侣咖啡屋,所有的椅子都是高靠的,在外边看,无法知道里边有人无人,往里走的时候,你才会闪烁地发

现一对对的情侣都蝙蝠似的巴在那些高高的椅子上，都在各自地忙乎着。他们的声音都不大，他们的动作也并不张扬。整个咖啡馆里，没有一盏大灯，只有每个小包厢的桌面上的蜡烛，星火一般在一杯水中浮游着。那种蜡烛点出的光，红印印的只有拇指头那么大小，但让人感觉很好。门里站着两位红衣小姐，问了一声几位，就把她们带到了最里边的一个包厢。

蛋糕是红衣小姐帮割的。秋月盯着那几个被割裂开的奶油红字，最后把叉子停在了快乐两个字上，今天是雪燕的生日，她想这两个字应该让她吃。可还没有叉起就又放下了。她看了一眼雪燕，雪燕的脸一直藏在手心的深处。

秋月的眼光重又落在蛋糕上的那几个字上。最后，她把有生日的那一块，轻轻地叉到雪燕面前的小碟上，趁着雪燕没有抬头，把快乐的那一块叉到了自己的面前，然后悄悄地快乐二字抹成一片糊涂。

吃一点吧？秋月说。

雪燕慢慢地抬起了头来。她的眼睛茫然地望着碟中的生日二字，却没有拿起叉子。她望了一眼秋月说，你吃吧。秋月的手里一直拿着叉子，却没有叉下去。你吃吧，秋月说。雪燕拿起了叉子，但她没有用来叉住面前的蛋糕，而是把它收到了桌子最里边的一个黑处。

秋月的心又是一冷，悄悄地也放下了叉子。

突然，雪燕说了一句我想喝酒。

秋月说，那就喝吧。

秋月往外探出身子，朝红衣小姐招了招手。

要什么酒呢？

雪燕说我不知道。随即又说，什么酒都可以。

红衣小姐说，那就长城白吧，好吗？

长城白就长城白吧。

就那一喝，雪燕竟然喝了差不多三瓶！

第一瓶到来的时候，是秋月接住的，秋月先给雪燕倒了满满一杯，然后再往自己的杯里慢慢地倒，倒不到一半，雪燕就把酒瓶抢走了。雪燕的那一杯一转眼已经喝光了！秋月没看到她是怎么喝的。雪燕也不再把酒还给她。雪燕紧紧地握着酒瓶，倒了一杯，喝光，再倒一杯，又喝光。第一瓶酒就这样没有了影子。秋月看着雪燕，眼睛都大了。她想劝她一句，却说不出口。喝完了那一瓶，雪燕就又喊来了第二瓶，仍然是紧紧地握着，没有给秋月放手。

喝完了第三瓶的时候，她突然骂了一声秋月。

她说，我恨你！

说完，呜呜地号啕了起来。秋月没有阻止她。秋月觉得全身在发冷。红衣小姐过来的时候，她把黄毛的那三百块钱